正誼堂文集

正誼堂文集卷三

鄞　董沛　孟如

序

送江撫劉公歸養序

聖天子宣重光、躬奉
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尊崇之禮、軼漢超唐、
聲教覃敷、通浹寰宙、率土臣民、咸作興於變、思頤養其
親心而娛樂之、以仰副
朝廷教孝之至意、乃者光緒四年七月辛亥、江西巡撫
廬江劉公、以太夫人年高、疏請歸養、嘗內士大夫相與

言曰、公以詞臣出典軍事、轉戰數千里、功狀顯赫、受
先帝知、開藩江右、不四五年、持節撫我民、
國家之所以遇公者厚矣。江右十四郡、流離兵火之餘、
民無定所、比年遭水災、益以凋敝、公休養生息、咸遂其
性、寬商惠民、若家到而戶艾之、社有倉、屯有軍、蠲緩田
租、持折漕尤力、隆隆熙熙、復覩承平、公之所以福我者
至矣、夫不能忘
國者公也。不能忘公者民也。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
覩吾民之惓惓於公、而謂
天子能俞公之請耶、董沛曰、不然、諸君之言、一邦之私

言也非弇公言也非

朝廷之所以教孝意也夫孝者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然亦相其時而已若昔南北交訌黃巾大槍之屬橫擾於天下公出而平越平吳平荆豫平靑冀無役不從閉關戎馬國爾忘家人臣之大誼也今天下之平十餘年矣江州一道猶號完嚳之區郡縣間有偏災非若中州河東之甚者公繫戀太夫人殷殷然爲歸養計人子之孝思也

天子方以孝治天下將使薄海內外爭自濯磨以成烝乂之治而況一二大吏有不從其請哉祈父之士北山

之大夫黽勉王事而有不遑將母之歎時使然耳若夫鹿鳴一什當西周文王之時南陔白華雍容愉樂士大夫生逢盛世豈猶有不獲養之親乎觀於此而知公陳情之表必有以慰聖天子之心而全公之孝也已越月命下果如所請於是江右士大夫望公之留而不能得也相率乞一言爲序乃詮次前語以闡朝廷教孝之意垂示於無窮焉

送劉文枬觀察移皖中序

封建之世分國而治仕宦不出於其鄉治及唐宋猶有

遺意守鄉郡建鄉節往往稱盛事蓋以生長之人治生長之地安其俗通其言而周知其利病措之於政固易易也前明以來仕宦始避本貫東西南北懷牒就道遠者數千里邇者五百里以外其俗異宜其言異聲官與地兩不相習吏治亦寖以衰敝於是有識之士每欲得舊日臨馭之所以收輕車熟路之功而非必爲身之便安計也文枬劉觀察吳人也其仕宦自皖中始旣而移粤東尋移江右觀察意不樂光緒己卯復改皖中其言曰吾久於皖故思皖皖之山川吾遊之稔焉皖之風土吾習之素焉吾居皖猶居吳也吾以圖吾身之便安焉

鎮、而於皖何益哉、余聞之曰觀察自道也、吳與皖江上下之分也、今制雖設二撫臣而內隸戶部外建提督則並稱江南、生長於吳而仕宦於皖、蓋猶之一鄉也、山川之夷險、若戰若守、觀察舊所規畫者也而非徒遊之稔也、風土之美惡、若因若革、觀察舊所贊襄者也、而非徒習之素也、吾知觀察之行、必將大有造於皖者、而豈爲身之便安計耶、維昔粵寇之亂、劉氏一門盡節於金陵、觀察年十三、挈其六歲弟脫身入皖、輾轉數年遂以才謂受聘幕府、勦巨寇恢名城、積功狀數十擢至今職、方是時、全境糜爛、軍書旁午、焦勞於帷幄之內、出入於戎

馬矢石之閒羣帥倚之以蕆大役喬勤恪英果敏二公尤所禮重闊略儀數相愛如師弟凡夫撫納降衆休餋子黎觀察皆有勞焉今相去不過十數年其勳德之繫於人心猶耿耿也觀察固思皖皖之人何嘗不思觀察哉旌麾移於江濟而謳頌徧於域中父老子弟必有以再見顏色爲深幸者矣抑觀察之年甫强仕耳英略偉器朝野知之歘歷日深所進胡可量也異時酬庸顯赫開府江南棨晝錦之堂傳爲盛事如昔之史文靖如今之李肅毅則所以講求吏治而便安其人民當更有進於古者吳之人視之皖之人視之即此江右之人不且

以重隸宇下而交視之耶、

贈陳魚門太守序

出處之際、用舍之所由判也、居焉而求其志、行焉而達其道、古之人以一身兼之、而未嘗以一時兼之、若夫處鄉國之中、不受
朝廷升斗之祿、乃以此身繫東南之望、而爲官吏民物所倚賴、倚哉其惟我魚門先生乎、先生少以詩文揜軼文社、廣交遊琴酒無虛日、既長值吳楚多故、籌鄰省之餉以餽諸軍、暨郡邑興作若濬河修學振荒諸大事、當道率倚先生、先生亦不避嫌怨、出而應之、世以是稱焉、

然此皆鄉士大夫所優爲者不足以爲先生重也吾四明際海而州素號樂國自宋元以來九百餘年矣而遭兵革之禍凡三一則建炎之金人一則嘉靖之倭寇逮及於今而有辛壬粵賊之亂其餘皆癬疥耳金人之變也李侍任戩輩保境拒之而已倭寇之變也錢鯨韓綱輩委身殉之而已即如陽明王公亦以無尺寸之兵而不敢決戰倭之策乃先生之復鄉郡也流離轉徙之餘投袂而起招屬國撫降人以虛聲鼓動忠義一戰而平之州管諸邑次第告定明年克越州又二年會克杭州而兩浙宴如矣此則古來鄉士大夫未有之功而先生

談笑以成之者也於乎豈偶然哉

毅皇帝中興寶祚羣傑輩出以供

聖主之用若李忠武左恪靖曾威毅諸公皆以書生起

徒步游歷大帥功名震天下

國家以高爵賜之諸公以致身報之分也其常也先生

伏處家衖一不用之身耳而其功如此雖嘗以薦剡聞

於

朝下江南州牧之

命而先生猶不出也名不挂歷官之簿而異域知之足

不候大府之轅而文武將吏重之凡財計之羸絀民生

之利病與夫中外同圖之要缺鮮有不諳於先生者蓋天生非常之材不惟建非常之功也而亦創非常之局以界之遂使出處之迹令人淵乎而莫測其際於乎尚已余自弱冠始識先生三十年中公私之事交相倚重比年修縣志過從益多今將北行留一言以爲臨別之贈先生即終處乎猶願收拾神明益儲其有用之略吾知吾郡不可一日無先生而近日海隅亦萬不能安然而無事也先生其出而圖之否耶

贈同年孫覠卿序

余以丁卯舉省試同薦之士二百七十人閎雅淹貫有

聲於吳越間者，指不勝屈，而會稽孫君峴卿其一也，峴卿於余初不相識，戊辰春客都下，吾兩人旅居密邇，一再訪之，乃得觀其詩若文焉，余由是器峴卿，而峴卿亦樂就余，其遊也同車而過乎市，其歸也同舟而放乎滄海，四五月中，形跡之昵，未有如吾兩人者，余膺郡縣之聘，與修鄞縣志，而峴卿亦家居不得意，明年己巳，東遊四明，余招之共事，高樓對榻，往往縱論經史，雜舉古事以相詰難，峴卿性伉爽，時亦彈余之所失什九中之，余益器峴卿，峴卿亦益樂就余，於是峴卿年三十矣，將以八月歸，而屬一言爲贈，吾知峴卿者也，安可無言，夫浙

東之列郡凡七、而明越其大者也、山川相毗、風俗相等、故歷代之人才亦相輔而起焉、唐以前無論矣、明州猶隸越也、宋則攻媿之文放翁之詩、皆以海上桴鼓、與中原爭長、南渡諸家之名、固未有能過之者、清容起於明、而鐵崖之體、不沿夫清容、陽明起於越、而文定之學、不阿夫陽明、此對峙之勝也、梨洲寓明、而倡證人之社、明人於是乎有越派、謝山寓越、而主蕺山之席、越人於是乎有明派、此交會之盛也、諸先生薪火之寄、其猶有存焉者乎、高曾規矩、百世不祧、徵文獻於舊邦、當時賢者、庶幾見之、吾願與一二兄弟、兢兢焉以荒墜是懼、而勿

爲杞宋所竊笑也峴卿之才信美矣其賦於天者厚也然而其齒則未也壯而强焉强而艾焉其識力漸以定其聞見亦漸以周古人之所以成其學而揖讓乎作者之堂者大抵在此時也以吾峴卿之才安乎其所已能而勉乎其所未至上之以文章名世充承明石渠之選以繼賡颺之盛未可量也次之而著書立說守先輩之統而爲鄉邦生色亦未可量也吾惡從而測其所止哉吾長於峴卿十三年矣荒落弇陋四十無聞何足以益峴卿抑吾願峴卿之充其量而斬至於古人毋徒以聲華相馳逐焉斯則區區贈言之意而亦吾黨之士之所

跋而望也

正誼堂文集卷三

正誼堂文集卷四

鄞董沛孟如

序

左侯相七十壽序

自來中興之盛孰有如我

國家者乎天命之亦人爲之也

毅皇帝沖齡踐祚躬奉

兩宮垂簾聽政

登極之始首命曾文正公以大參之任節制東南於是

肅毅伯李公自滬入吳威毅伯曾公自楚入皖長江水

師艫流東下皆在曾公臨馭之地而我恪靖侯左公獨自豫章入浙晉督八閩與曾公同列轉戰嶺南遂以完十餘年粵寇之局此

中興之業所由成也雖然公之功不第在東南也入援

畿輔而流捻肅清出督關隴而花門馴服前鋒西討天山葱嶺之部奄入版圖外藩震懾稽首奉約不敢肆薦食之計尊

主庇民策功第一蓋嘗上攷詩書下觀史冊未有兼容併包如公之偉烈者也夫古之稱中興者代有其事晉元宋高偏安於江左非能復舊物也唐之肅宗克定都

邑而不免藩鎮世襲之驕明之景帝迎歸上皇而且貽權倖奪門之禍周宣王漢世祖差足稱矣然光武厭苦兵事閉關謝質子無能繼西京三十六國之轍江漢常武詩人所以美宣王也而美戎一役業已寖衰甚美之中猶有餘憾以視我

國家中外乂安聲溢八表裹裳揭竿之衆禽獮而無遺横帬貫領之儔倣關而恐後

綵綸下賁疆吏惕息奉行毋敢違越以

聖繼

聖匕啓宴然兼有歷朝蕩定之功而無歷朝遷流之弊

此固詩書所罕覯史冊所希逢也夫非人爲之而誰爲
之也何則垂簾之治明德宣仁竝著往籍然當蒙業守
文之際處之非甚難也洪惟
兩宮膺艱虞之運宵旰憂勤
命將出師剗平大憝自來未有之
聖后也古中興之主歷年長而更事多馳驅馬上以定
方域
穆宗富春秋垂裳恭己運天下於指掌之間
付託得人
重光纘武自來未有之

聖主也方叔召虎聲稱爛然而撻伐之師不越千里只
漢耿弇有方面功亦僅僅一隅耳郭李相州之潰遂失
河北于忠肅南平苗蠻而宣大邊釁卒未靖息公則統
軍廿載經營數萬里勳冠一時農桑水利諸大政孜孜
講求與斯民休息期於上治自來未有之賢將相也內
而
宮廷外而閫幄弼成
中興啟詩書史冊未有之盛夫豈偶然者哉公先以客
將將兵其膺封疆之寄自吾浙始沛浙人也念昔鄉郡
淪陷竄伏巖壑以延喘息望公之來朝夕引領及旌麾

東指遂與父老子弟咸慶更生拜公恩賜亦已久矣茲以屬城令長重隸宇下竊仰窺公之生平而益稔為自來所未有也公出處之正可以擬諸葛武侯而功名過之譽望之隆可以擬司馬温公而經濟過之將略如岳鄂王而遭遇過之戰狀如李衛公而本原過之至於耄老好學則如衛武公矍鑠治事則如文潞公自來名臣碩輔得其一可以不朽者至公而以一身兼之前史豈有是乎宜乎覃受

帝眷而耄而耋而期頤洪算曼祜推衍永永至於靡可紀極當亦自來之所未有矣公明年屆七十江南北僚

吏以今歲十月攬揆之辰預爲公稱慶屬沛擬壽讌之
文沛躬際
盛時幸得附賢將相統轄之列敬進一言以侑公無算
爵豈惟壽公蓋亦爲我
國家慶無疆之福焉謹序

賀雲甫先生七十壽序

祝黎單閼之歲五月二十五日大司空蒲圻賀公年七
十哲嗣觀察公方自贛郡移守豫章覃敷惠政爲百城
守長之率於是屬吏董沛等再拜言曰自來稱世家者
莫盛於王謝粵若茂宏安石身處端右以耆齡碩德師

表百僚而其諸子弟環居方面膺刺史太守內史之職重圭疊組冠冕海內然歷攷其時雖號稱中興而局局於偏霸之世家門綦盛而所遇未隆論世者猶有歉焉惟公敭歷

四朝躬際

穆廟中興之運

神武撻伐中外乂安自趙魏齊豫秦晉吳楚以暨滇蜀黔粵河隴邊外之地脫水火而登袵席懿哉鑠乎

大一統之宏軌也

重光繼聖

訓政憂勤亦惟我二三黃髮之臣翊贊
盛治以彌此丕丕基公由御史大夫轉掌邦事凡大典
禮大興作靡所不與和厚寬裕以培國脈觀察公遵奉
庭誥出守江右諸名郡用能宣布
今天子德意愛養斯民俾斯民甡甡翔翔歌詠忭舞豈
非遭際之盛有以致此哉以視古人蓋有過之無不及
矣公稟秀江漢文譽翔洽自其少時洊丁荼苦竭蹶襄
大事而不懈於學道光辛丑成進士觀政銓曹以翰墨
名都下其幅紙乞書者日數輩隨手應之而非所好也
洎直樞廷歷諫垣遇軍國重計侃侃直言無少顧忌尤

謹守溫樹之戒、每獻納必手焚其草、雖在子弟有不知者、咸豐庚申、西人犯天津、陳防海數千言皆中肯要、

文宗北巡、或勸公扈行以避時難公不可偕留守諸大僚巡警門衛安集畿甸、一時重之、和議告成海宇清晏、又值

穆宗踐祚羣策羣力彈冠奮興、公亦受

特達之知、以四品秩歷長憲府、度嶺典試事、提舉三輔學校、所至得人十年之中、

恩寵懋遷天下胥仰望焉

今上御極、加禮耆臣、

特賜紫禁城騎馬遂拜司空公力陳四事裨益
新政而尤亟亟於儲將才雖在隸臣城旦之籍亦具上
其名蓋深有得於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抑亦安不忘
危爲
國家深遠計也時會差殊寒暑小異然公寅亮坦直夙
契
聖心加以
山陵鞏固大工告成公實司綜覈之任猶將迴翔卿貳
疊晉崇階膺不次之
懋賞固可以預日策矣夫敦龐宏碩之彥在鄉爲耆舊

在國爲老成人、若漢之張蒼、唐之婁師德、宋之杜衍明之夏原吉、皆雍容黼黻、矜式班序、不必爭赫赫之功而端委莅朝、實足厚風教而持運會、此虞夏以來、所以重國老上庠之典也、公神明彊固不異少壯天畀以洪算

曼祺用佐

聖清久道化成之治、遇之隆也、福之備也前代之所希覯也觀察公造福西江、亦有年矣、今茲上壽、將合諸郡父老頂禮遙祝之忱、爲公晉無算爵延汞汞之祉、以仰

徼

旌門異數、榮拜

天章、褒爲
熙朝入瑞祥符吉曜、光賁荆衡、豈徒屬吏頌禱之私言
哉、不腆之文、亦願爲公期頤券爾、謹序、

胡研生先生七十壽序

國家値
中興之會、
重光繼聖、隆赫昭宣寰宇甡甡、咸登衽席內外臣工承
奉
德意而敷布之、亦何賴方聞碩學、兼師長之任、倡道鄉
里、俾後進子弟、知所矜式、敦孝友、而澤詩書、用佐

天子文明之化若我研生先生其著也先生世居績溪
太翁錫之府君客遊南昌遂隸籍焉自少聰敏委己於
學成進士入詞林文譽翔甚分校北闈以得士稱游擢
臺諫尤著直節遭母氏陳太夫人憂家居不復出歷主
東湖鹿洞經訓友教豫章五書院卓然稱大師蓋至今
二十餘年矣東南多故赤眉銅馬之屬横擾郡邑先生
以才望爲當事所重若籌餉若團防若保甲皆倚以集
事諸軍告捷逆焰肅清
穆宗優奬在籍諸臣奏授卿秩以榮先生朝夕孜孜念
所以報答

國恩者惟成就人才爲當代急務於是開講席擁皐比執經之士著錄數千取科第以去者指不勝屈上爲朝廷登用俊乂之助下以補官吏政教所不及將使西江風俗蔚成鄒魯淵乎偉哉先生之教之廣也夫江東西在唐初本一道耳黃山白嶽與匡廬對峙以歙人而居江右者莫先於唐之俞稱然其人不甚表表若宋之汪從正舉甲科官京秩而由婺源徙樂安矣若元之鮑于泗列西臺著直聲而由徽州徙萬載矣至於明初趙東山自休甯徙九江則道園高第也其後謝西山自祁門徙南昌又康齋高弟也文章理學壇坫所尊昔我有

先正惟先生足以兼之耳先生今年七十神明彊固不異少壯時與二三耆舊仿洛社故事觴酒賦詩以歌詠聖世醇粹充積卽馴致期頤不難巍然大老表正末俗在鄉國爲人師在

朝廷爲人瑞此彼都人士所昕夕以祝者也今茲紀年之文特嚆矢已爾是爲序

陳子相先生七十壽序

同治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子相陳先生七十壽門下諸君將製幛以慶來言曰先生於吾子爲忘年交比以修志之役益朝夕過從知先生者惟吾子紀年之作吾

于其無辭余獲侍先生二十餘年矣辱先生獎借置之契好之末徵諸君請固將有言也先生以名諸生受知於史侍郎膺拔萃之選

廷試第二聲振都下少能詩兼治古文辭溫雅中律無塵俗之氣工書法及經生藝賦家言弱冠爲大師迨今五十載請業請益者屨錯戶外恆滿僉以是稱其才先生精小學凡將蒼頡之篇研究最審讀經有心得不規規於先儒成說鄉邦掌故尤所諳練徐舍人柳泉校宋元志先生與之往復籤札高寸許近纂邑乘總其大綱分曹授諸子搜採羣籍至千百種四明文獻於斯徵焉

僉以是重其學先生捧檄粤西不一載遽投牒歸既歸
撫軍以下交起之謝不就
今上初元侍郎朱公以學行薦荷
天子俞旨命往江左畀以親民之職而先生安臥家園
不復作出山想僉以是高其節先生待人以誠自宗黨
戚屬至鄉鄰故舊著錄羣弟子無高下無少長一以和
衷接之家居負重望當道守令枉車騎時相咨問而先
生清介自守未嘗以竿牘進歲時往來投刺而已未嘗
輕造其庭也僉以是尊其行雖然此未足以盡先生也
先生鮮兄弟返自桂州未朞而封公歿祖母母俱在堂

壹志頤養能竭其力母夫人晚遘疾偃臥牀蓐先生謹視食息益以不懈巨室奉重幣請主其塾先生顧戀膝下雖一城之隔亦不赴也生平無遺行華言風語不自其口而面論是非罕所假借或以詩文相質抉摘其利病無汎無隱世居西郊老屋數椽躬治園圃而邑中有義舉必與其議關繫風化如女優佛會之禁尤侃侃持之順以事親誠以孚友正以訓俗此則先生之性情有獨至者而豈尋常所易幾耶夫白首耆碩之士不必見用於世即其言論丰采亦足以廉頑敦薄而有裨風教陳太邱王彥方之類是也先生鬚眉麗古伉儷相莊五

予諸孫環侍左右天留此靈光碩果爲吾鄉表率使里黨小子咸奉爲模楷之宗意可知矣莽祿康虔先生所固有耳即自此耄耋期頤馴致夫

昇平人瑞以仰徵

國家旌門之典亦恆事也吾願以斯言爲諸君劵焉是爲序

陸崇階先生六十雙壽序

丁卯同薦之士浙東西二百餘人以具慶書齒錄者三十餘人吾鄞陸君廷繖其一也廷繖負儁才修行於家所以事兩尊人者靡弗至兩尊人安其養愉愉然顧而

樂焉歲己巳年伯崇階先生暨伯母張孺人並屆六十諸同好謂沛當有序其曷可辭先生少讀書屢試不遇會倫敦之亂余提督步雲率師屯上虞先生從關道謁軍門干以計策提督板授千夫長而先生棄之既家居嘗一佐郡掾治公府事二千石倚爲重而先生又棄之性樸誠未嘗作欺人語而人之欺之者弗校也偶市物市人匿其良以楛而窳者售焉先生亦取之歸語人曰彼無良焉者而一日不市則其家一日飢矣吾是以取之也其設心類如此篤念先世得始祖之墓於光溪爲之封誌又以次治羣祖墓雖疏遠不怠可謂難矣先生

兄弟二承先人命已別籍而伯氏性疏畧以五木耗其貲先生斥已財之半遺之伯氏復廢之索負者猶盈其門先生罄所有爲償博進伯氏歿諸姪依以食焉可謂尤難矣古者大功同財何論同產自禮教旣衰一二爭奪攘竊之禍首起於行路浸假而宗族戚懿較及錙銖甚且以一本之親朝同炊以會食暮反顏而相向求其敦睦終始帖然無異辭者蓋什不得一二而況出己有以均其貧富而又至於再三哉汝南許劭侯人也其弟文休至於業馬磨負天下人倫之鑒者猶或昧焉矧其散耆乎吾觀於先生不禁慨乎其有言也淑配張孺人爲

豢山右族女其始歸也先生將嫁季妹倉卒無奩具孺人則脫簪珥出嫁衣以佐之骨肉之恩甚於妻子先生之友愛如此即孺人內助之賢可知矣沛故與廷楲友而未嘗至其家既同譜始登堂修子姪之敬嘗歎先生之積善餘慶以有此令子也又歎廷楲之能養其親俾一堂之上皤然白髮燕喜康強將馴致夫耄耋期頤之壽而未有艾也先生之生為五月九日孺人之生為八月十有六日廷楲以仲夏溽暑賓朋來不易聚於母氏生日奉觴而合慶焉是日為吾鄉中秋南宋史忠定王以壽其母而改之者也前明則楊文懿之母亦以是日

生文懿集中嘗有壽讌記廷徹有盛名於時異日登上
第以文章遭遇
聖世邀
天子之
錫命以榮其親上繼鄉賢楊史兩家之盛此固吾黨之
士所忻羨焉而預爲之頌者也謹序

陸漁笙六十雙壽序

數百年來吾邑士大夫解組歸田以詩文主盟壇坫俾
鄉邦後進咸所宗仰莫如前明張東沙先生於是天下
乂安搢紳尊貴公卿大臣家居有司以屬禮入謁凡利

病所關曲直所界、苟得一言、率奉令惟謹、雖彊健守令、

不敢多執持、故先生山林養望、氣體發舒、開志局於家、

延集才俊、分曹授簡、而又東闢茂嶼、西營武陵、日與賓

客游燕歌詠、海上桴鼓、足與中原相應、迄今思其盛者、

猶恨不能執筆捧硯、與之揖讓於其間也、自是厥後、某

堂先生、在勝國、謝山先生在

本朝、皆執吾鄉牛耳、然某堂竆老布衣、氣力不足以鼓

動、謝山雖亦入翰林、而飢驅奔走、家居日少、以視東沙

皆所不逮、俯仰今古、慨然遐思、若吾同年陸漁笙編修、

差足與東沙相頡頏已、陸氏望於鄞、其在前明、實與東

沙之張、並稱四姓、逮入我
朝、累世隱德、弗翔於時、然孝友敦樸、守詩書之舊、無忝
於祖、編修起寒素、篤志嗜學、始以經生藝賦家言、有聲
庠序、與陳大令鈞堂、周編修珊梅、毛廣文溪芷、馬孝廉
覲光、稱一時之傑、稍長、習駢體、兼古今體詩、咸有宗法
旣釋褐、讀中祕書、學日益進、持節隴右、得江山之助、詩
文亦益工、性摯孝、樂依親側、雖策名仕籍、而頻乞歸省、
比賦鮮民、感慨身世、遂不作出山想矣、東沙之歸、年僅
五十五、而編修適如之、於省於郡於邑、迭主講席、一時
高材生、羅列門下、士之趨之者、若魚之歸壑也、庶幾哉

其亦東沙先生之亞歟雖然東沙修府志不厭於衆是非之閒謗論蠭起編修之居鄉也凡利病所關曲直所界輒持淸議無洪溛之態雖不能盡得於當事而丰裁高峻嶽嶽不少阿當事亦敬禮之修水利振水災身任其事不卹勞瘁復名宦周犢山祠倡鄉賢全雙韭祠宋儒九先生祀之於辨志精舍先達王秋槎等六公祀之於文昌閣皆編修主其議而余輩預之表章前哲昭示來學洵有功於名教也惟昔東沙茂齒家居當時搢紳若屠竹墟范東明余君房咸左右之故其譽益隆今編修雅負鄉望扶輪大雅而頹老如余亦得叩囊底餘智

相處如驂靳蓋鄉國斯文之統亦不無少裨焉今歲甲午編修與其配陳宜人竝屆六十諸朋好以屏幛之文相率來請憶在已巳先德崇階年丈洎伯母張太夫人亦際雙壽不腆之文敬以侑酒今相去二十五年而編修伉儷復遇斯盛余安可辭也宜人以儒家女歸於宦族貴而不驕克盡婦道相莊數十年旁無姬侍生二子長舉於鄉次餼於庠才華炫發不可限量東沙先生著作之富園林之勝誠非編修所能逮而其諸子列仕版皆以任蔭起家無有繼科第者斯則陸氏教子之方有加於張氏矣已巳前序余曾以楊史兩家為編修頌茲

亦無以易也願述聶言重爲之劵亦吾邑士大夫之盛事也是爲序

邛翰卿六十壽序

余少受庭訓自先大夫見背始執經於先師邛圃香先生先生最器余及其族人筠孫以爲門下二儁時則筠孫從弟翰卿亦偕其兄問學年僅十二矣秀而文與余相契愛余少筠孫三歲而長於翰卿二歲筠孫弟視余余亦弟視翰卿也今老矣解組歸田回溯同學之友晨星寥落距筠孫之歿已十有餘載而翰卿則既六十矣方君之少也聰慧特甚師以灞橋驢背雪命對君卽應

聲以蜀道馬頭雲靄之間者驚異稍長通諸經能詩善文與筠孫齊名吾表兄王君禊亭愛其才以女字翰卿且授以詩學故翰卿制藝不及筠孫而詩則出筠孫上既成諸生試於鄉不售乃家居授徒鄉里稱大師載酒問字者戶外屨恆滿暇則以古今體詩自娛有藻香齋詩草若干卷已繕寫可行世顧此不足以盡翰卿也翰卿有至性事其父夢九先生能得歡心夢九先生雖業賈而篤好讀書愛筠孫并愛余每過其廛肆輒留與共食視若子弟語翰卿曰此君不凡汝宜兄事之毋失禮也翰卿稟家教一生端謹毋夫人病喘夕不能寐翰卿

侍牀側衣不解帶者累旬而卒不起旣朋籍而弟茹香卒時卹其孤寡鄉里嘗舉若同會若達仁公所皆出資助之以繼夢九先生未竟之志此在豪富之家亦非甚難事翰卿特寒士耳歲入不能敷所出乃能急公好義爲里社倡可不謂加人一等邪昔者鈞孫年五十余嘗以文壽之追敘少年當程課之隙余治庖鈞孫執爨翰卿及余弟震軒左右之具饍數品歌呼飲啖以爲樂談經論史以及文編說部詩話字書異聞諧語之屬無不徵引往往達旦由今思之當年情況宛在目前而吾兩人白頭相對猶得追話舊事以爲侑觴之餘慼之歟

慰之歟試質諸翰卿以爲何如也翰卿雖已六十而容色充粹步履強健依然如少壯其二子渭與洋亦後起之秀繼自今賈者懋於業士者勤於學或廉三貪五恢先代之緒或疏寵受秩以發舒乃父半生沉鬱之氣而翰卿優游里閈日與吾輩舊交攜杖敘宿好雍容頤樂馴致高年未可量也門閭之慶書不一書翰卿其將以余言爲可下酒固不減昔年同學歌呼飲啖之樂也

費曼書六十壽序

將爲求名計乎下焉者脅肩諂笑出入顯貴之門何望顏色投所好而進之朝一刺夕一緘趨承奔走皇皇焉

如恐不及、此一輩也、上焉者讀書筮仕、挾策干時疲倣於冠蓋之會踩躪於戎馬之場披戴星月而不敢言悴櫛沐風雨而不敢言困此又一輩也二者雖流品不同而其爲勞則一也、將爲求利計乎下焉者、積金盈篋謀貧戶之息、而旦暮索之寸銖積絫、以起其家甚至薄物細故亦必計絲豪之益而取贏焉、此一輩也上焉者擁高貲就市列、視材貨之盈虛消長以爲進退呼應千里速於置郵持籌握算至漏夜不倦、此又一輩也、二者雖地位不同而其爲勞亦一也若吾友費君曼書者、其殆當世之逸人矣、君世籍慈水、稱巨家、其先德有摯行以

悌弟

旌於朝、君少讀書、即不屑屑章句、嘗曰古人之書有益於身心者也、體而行之所獲多矣、若徒爲干祿計、抑末耳、試行省者二、遂棄去、循例得京曹、以母氏年高亦不謁選、既服闋、或勸之出、君曰向爲母在而不出、今出焉、是利親之歿而若隱憾其不速者也、自是無用世志、蓋君之高尙如此、先代有廛肆在甬江濱、運燕齊遼莒之產售之東南、歲入鉅萬、君席餘蔭、悉委之羣從輩、弗過問也、其後亦棄去、壬戌之秋、故居遭寇燬、君就基址葺治完整、小園無恙、饒假山池館之勝、雜蒔花草以爲娛

樂。嘗得阮文達公隸書半圃二字。顏其居室。繪圖記之。會稽孫峴卿。甬上劉藝蘭。同里葛豫齋。皆有題詠。余亦預焉。蓋君之清曠如此。古之爲逸民者。周有衡門。秦有商山。晉有柴桑。唐有笠澤。大都遭時不偶。有託而逃。至若种放陳繼儒諸君。以此交士大夫。邀天子之知。賜詩賜號。以爲光寵。其志趣。難言矣。君進不求名。退不求利。蕭然物外。日與二三故老。一觴一詠。諧笑於園圃之閒。視夫世之役役名利者。若朝露。若浮雲。泊然無所動也。古今人何遠不相及邪。君明年六十矣。元月九日。其生辰也。哲嗣瑚卿茂才。以錢唐金君之略。來請爲序。念自

束髮授書逐逐於名場者幾四十載閱歷之苦殆不勝言通籍以後奉

朝旨出宰江右簿書鞅掌忘餐廢寢其勞悴抑尤甚焉今雖解組歸田而買山無貲依然故我不得已就當事之檄襄理海運口講指畫往來於衙市中亦未嘗有一日暇也名繮利鎖此生不能脫然以吾之勞視君之逸其相去何如邪君聞之當亦快然自慰怡然自得而爲之晉無算爵矣是爲序

袁聾孫五十壽序

昔先贈公與吾師月樓先生稱石交一歲之中往還頻

歎其伯子小樓又先贈公高第也仲曰葦孫實能承父兄之緒以學行稱邑大師與我同物而長我一月三十年中文章道義交相切劘通門昆季之好蓋未有踰於君者今皆種種焉及艾矣君少失所恃事繼母史太夫人陳太夫人以孝謹稱兄弟爲師友友愛肫篤叔父四人自三以下年皆相輩君與之同學而禮之甚恭第五爲柳亭以諸生高等應食廩而限於額君次不應貢乃援例充學官以讓焉小樓蚤世遺子女俱弱主其家政而時振業之與人交不設城府意所不可直斥之無假辭色此其行之粹也制舉之文濫觴於宋而極盛於明

沿流至今亦少衰矣君導脈經史自成宏正嘉以迄於
國初諸老之作悉能抉其利病而得所折衷故其文如
予如語錄直剖奥窾發爲中聲一時輩流無不推讓少
善病稍閒輒自力手一編丹黃靡倦喜讀儒先書及諸
家古文辭每有論述萃中矩範此其學之純也吾鄉在
鄞江以東倚山枕湖風氣醇樸雖簪紱纓組之盛不能
與都人士爭雄長而詩書相嬗衿佩相接以敦行力學
負鄉望坐擁臯比教授後進亦足以自命余所知者前
輩若張丈噐村應丈楚江及吾師耶移華先生皆都人
士之所尊禮者也吾兩家門戶伯仲兩尊人皆以學行

推一鄉祭酒數十年來後生小子猶稱述之余少孤失學飢驅奔走顧念生平蓋未嘗有益於吾鄉者而君兄弟叔姪咸以壇席之尊啟迪來學出其門者彬彬有法度蓋所以爲鄉國重者原不在簪紱纓組之榮也且余之蘄君尤不止此袁氏望於鄞千百年矣正獻公以陸門世嫡冠冕吾鄉逮及

皇朝從祀

文廟鄞之諸袁大率祖之而君亦其後也先世學統當思有以承之其所以爲鄉國重者更不在區區文字之末耳君質性敦厚人紀懋修居恆書格言以自警惕葬

言風語絕不自口入道之資吾交好中固未有踰於君者繼自今齒彌高德彌劭而學亦彌進俾吾鄉後起咸有所矜式於以成鄒魯之國此尤有功者也若夫世俗頌禱之諛辭非君所樂聞固無庸覼縷陳之矣

陳鈞堂五十壽序

道光丙午余年十九與陳駕部樹珊同受知於學使吳公補弟子員以是獲交其兄鏡三先生先生仲子鈞堂甫七歲岐嶷秀發精悍之色時見於眉宇余聳然異之不十年而君入縣庠又十年而登鄉賦又四年而成進士聲華之盛聞望之隆鄉里學者洎海內文學士咸嘖

嘖稱鈞堂先生余雖濫竊時譽猶不覺瞠乎其後也嘗幾何時而君之年已五十矣十月八日爲君之生辰羣從輩服官吳下郵書奉幣以壽讌之辭相屬余與君紀羣之好雷陳之契非第區區同齒錄也微諸子請固亦不能無言君資稟瓌異工辭章效法古人自漢唐外文於宋取歐王詩於明取李何駢體於近代取孫洪餘事爲制舉藝胎息大家以才筆縱橫之而於有司矩度亦不失繩尺與余有深契者此好尙之同也縱論古今臧否人物抉摘其利病評隲其得失每過君草堂聯牀聚話窮日夜不倦合者什八九不合者什一二耳此識解

之同也。朝章國故、及記述時事之書、靡不披閱、前賢軼事、故老傳聞、官牘邸鈔、說部所載、亦一二搜覽、余有今獻遺聞、今平準書之作、尚未成編、而君之郎潛紀聞數十卷、已風行天下矣、此著作之同也。君有才弟清甫舍人、亦余同譜、余弟震軒明易義、能詩歌、皆不幸早世、脊令之痛、時切於懷、嫡庶室若而人、雖迭有生產、而先立猶子爲子、以廣嗣續、此境遇之同也。既同舉於鄉、先後登甲第、余奉

朝命出宰江右、而君浮沈郎署、不五六年、亦改官縣令、注選江南、此仕履之同也。歷任數邑、以經術飾吏治、官

私交檄、皆出己手、君有、廣東文告、一卷膾炙人口、余所作公牘、分爲四部、曰吳平贅言、曰汝東判語、曰晦闇齋筆語、曰南屏贅語、亦頗有以倍價購之者、此政事之同也。君以治尙儒雅爲吳子健撫部所薦余亦以勤敏精能、盡心民事、登潘撫部之疏、並荷

俞旨、交樞垣記名、然余以供億無狀不合於學使、引疾乞歸、君則以恥附門生籍與學使齟齬、借他事被劾罷官、此遭際之同也。性皆伉爽面斥人過不少假借、每論事、侃侃諤諤、恆屈其流輩、紛華靡麗之場當春秋佳日、及旅況無聊之際時一過之、今老矣、興復不淺、此意趣

之同也歷觀史冊名世者何限然時異境殊有不能比而同者獨吾兩人生既同里而綜核生平若芝蘭若蛩蚷無差池焉此殆天作之合將留為枌社千秋之佳話而豈區區以同齒錄為幸事耶雖然余自解官歸里雖無力買山而灑掃家弄有終焉之志君葂繫蘇臺建別墅曰滄園儲藏萬卷寢饋其間將以其身為寓公焉此則晚景之不同人或以輕棄邦族為君議者而余之意則尤有進也前年余六十慈谿葛中翰書之曰先生碩學也雖嘗捧檄一出而不數載遽賦遂初然則先生非仕履中人而仍學中人也四明文獻今亦少衰主斯文

斗杓領袖我鄉國後進微先生其誰與歸由此言觀之余之亟須君歸豈有他哉亦願君同主壇坫為大雅之扶輪用俾吾黨小子得所宗仰毋使余有隻輪孤翼之懼此則引領北望而朝夕以冀者也抑聞之浙人官江左其後即寓江左百餘年來莫著於隨園當日聲華之盛譽望之隆實非君所幾及然以余言之君之才足與隨園伯仲而根柢之學則遠出其上今年僅五十耳尤願君整頓神明殫力於著述異時名山石室之書汗牛充棟蔚為巨觀其精確美富必有百倍隨園者而余之瞠乎其後更無足數也承諸子之請以是壽君君當亦

樂聞之而爲之進一觴矣是爲序

葛豫齋五十壽序

吾友葛君豫齋今年屆五十十月十六日其生辰也諸子暨姻戚將製幛稱慶介吾同年陳明經蓉舟先期乞言爲侑觴之具余適遘肝疾醫者戒毋用心弗敢諾明經曰葛君雅重子文徵子言固無當其意者敦促再四疾少閒倚牀握筆從而爲之辭距懸弧之期僅三日矣昔者聖門以文學政事分二科故自來能文章者不必長於政事儒家如荀卿道家如莊周其文尚矣而一令蘭陵一吏漆園其政無得稱也子長子雲孟堅伯喈之

傳皆西漢之傑而未嘗一試州郡至唐而有韓柳氏者推古文大宗百世無異辭然韓治潮州政聲赫然水族冥頑之物亦讋於一言而驅移境外子厚剌柳州因俗立教設方計贖州民男女之質錢者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爲嶺西造福循吏之目不亞於文譽此蓋兼文學政事而一之者唐以後治古文者悉宗韓柳歐公紆餘駘盪殆得其神蘇氏父子汪洋恣肆殆得其氣名卿巨儒固不局局於循吏然其文章亦韓柳之別子而非韓柳之嫡傳也王荊公於歐蘇之外別樹一幟勁峭似柳端凝似韓尋法門而透關棙於二家可稱具體其立朝

行新法播爲口實然皆誤用小人之過至其初爲鄞令實心實政邑中大治鄞人至今尸祝之以視韓柳之爲治亦伯仲閒耳金之遺山元之道園明之景濂諸公雍容侍從政事無所表見而其文章亦不過歐蘇支派距韓柳殊遠獨震川氏振起有明深入韓柳之奧至今談文者稱爲宗子震川令長興用古教化每聽訟引兒童婦女案前刺刺作吳語斷訖遣去不具獄大吏令不便輒寢之由是忤當道僅遷通判其視荆公所產則江東西也所治則浙東西也遙遙相望文章政事皆不愧爲韓柳之世嫡也

本朝二百餘年，繼震川而起者，首推湛園，次則望溪。湛園固君之鄉先輩也，垂老登第，僅得以著述沾溉後學，而無涉於吏治。望溪雖置身通顯，議論與朝貴不協，他無設施，有韓柳之文，無韓柳之政，亦時會有不同，非必其才之短也。乾嘉以來，文士輩出，其朋工俳儷，精考據者，指不勝屈。惟柳泉徐先生，崛起東南，以古文名世，先生之文，嚴而肆，奇而法，峭刻而渾厚，誠入於㭊而出於韓者。顧亦不樂仕進，終於清秩，遺集數十卷，君序而梓之，甥舅戚誼，久侍函丈，師門衣鉢，獨得眞傳。先生嘗謂余曰：此吾家何無忌也。先生既沒，余出宰豫章，吾郡談

古文者咸推君爲巨擘未幾舉鄉書成進士以令長需次江左交日益廣名日益高文亦日益進三吳人士相從問道者日益眾口講指畫皆有裨文教大府推重之疏援宿遷於是觀君之文者又將觀君之政矣宿遷爲徐州衝要號稱難治河淮水道交錯其閒山川險阻又多伏莽盤根錯節所以見利器遺大投艱之任非君孰克肩之君博涉書史通達世務平居敦孝友講任卹留心鄉邦利病知無不言多卓卓可稱道余顧未暇及之而特以文章政事勗君所已能而蘄君所未至他日庶幾合昌黎柳州文章政事爲一人於以發舒乃舅未竟

之志而益充大之行見

璽書褒美擢用儒臣敭歷中外恢張

聖治俾天下後世知讀書爲有用之學不至以文士輕相詬病則所以致頌聲而祝眉壽者將徧寰區矣區區余文何足爲君重也抑余有私焉者前歲六十君爲文壽余以督靈光相臂欲余主持壇坫承四明學統余老矣貧病交侵學殖荒落不敢任斯文之重深願君將伯之助惠顧我梓桑而惜君入官伊始不欲以不情之請溷君聽也姑以留異時息壤之約云爾是爲序

再從嫂張孺人六十壽序

吾宗自高祖以下昆季之存焉者長我祇二人若嫂氏則長我三人皆嫠居也柴孺人齒最尊稱上壽次即張孺人爲

敕授文林郎臬椽君之配今年開六秩十月二十日其生辰也諸子將洗腆用酒致慶堂上而請序於余高年戚屬存者無幾吾幸爲孺人進周甲之頌安可無辭孺人年二十二來歸於董時太姑樂太夫人君姑應太夫人並在堂婉婉承順咸得其歡心樂太夫人已篤老遘疲癃之疾偃臥牀蓐孺人謹視食息候其意旨而進退之昕夕弗敢懈明年樂太夫人卒從君姑治喪事哀敬

交摯君姑亦老矣家政無纖鉅次第相委衡量刀匕之
屬井井有緒姍媛侮甬聽命惟謹九宗三鄉僉以爲臯
椽君得賢內助云吾叔祖兄弟四人而叔祖爲姚太夫
人所出無同母者叔祖歿樂太夫人年三十生從伯一
人從伯之歿也應太夫人亦盛年所生惟臯椽君耳兩
世苦節撫獨子以主宗祏春秋祭祀黯然神傷及孺人
之歸也連舉丈夫子五女子子四家門鼎盛爲里黨所
稱羨說者謂和厚之德所以召福孺人體坤道之正以
持其家侍尊長靡弗順也處房從築里靡弗飆也臨馭
婢僕靡弗慈也故能振積衰之緒而衍多子之慶豈無

自而致之邪雖然孺人則益勞矣臬椽君性樸儉召傭治田歲數十畝工匠客作以時至而家中司爨惟一媼也孺人主中饋無失飪當播穫之際五鼓即起力作不怠兒女滿前以衣梳裹之鍼黹縫綴之事卒丙夜不得寢三十年中未嘗有一日暇也應太夫人之歿至今已二十六年孺人猶思慕之臬椽君之歿亦四年矣喪葬既具婚嫁既畢謝事於子婦始得享清閒之福以樂天年則後此之從而隆焉者又烏可量乎猶憶孺人始歸余方九歲從伯姊預筵宴墮席上杯碎之先贈公召之出罰跪於家弗令起俄而孺人盛服謁尊長及余門余

愧無所容亟起匿屏後當年情狀宛然目前曾幾何時而孺人甲子一周余亦鬑鬑有鬚頹然其將老也孺人長子入郡庠以高等食餼少子亦隸縣庠繼自今其益勉爾學進爾修掇拾科第策名仕籍以光大我門戶俾孺人雍容祿養醇粹沖和徼
天子錫命以崇封壽婦作
昇平瑞人是孺人之慶也是董氏之榮也余且爲孺人進百歲期頤頌矣是爲序

正誼堂文集卷四